

列傳

梁書
四十五之五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查
第二號



梁書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九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
爲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爲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
兵參軍事王爲荊州仍除中兵在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
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還爲
王府中錄事參軍如故王被徵爲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爲江州
仍除雲旗將軍司馬守湓城俄監安陸郡無幾而還尋爲新蔡太
守猶帶司馬將軍如故王除荊州爲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
食千人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改號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
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賁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

摩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旬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有什么幹兵刃又彊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道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忌微其言以爲遷延不肯去稍已忿怒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

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口

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

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

入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在

右數十人收僧辯屍

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

僧辯對曰僧辯食祿

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

見老母世祖因斫之

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卽

送付廷尉并收其子

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

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

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登卽赦爲

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尅長沙世祖乃命僧辯

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齊仗三百人與僧辯俱發旣

至遣通泉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

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齎令書先入僧辯從齊仗繼

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旣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

使我鑠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卽下地鑠于牀側僧
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
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
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
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
崱並會僧辯于巴陵景旣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荆
州乃使僞儀同下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
巴陵景悉凶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于
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沈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
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旌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
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
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營非礙僧辯百
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旣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
何爲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
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
檀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艸芴開八道向城遣五千兎頭肉薄苦
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旣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
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
脣肉薄斫上城中放木擲火熨礮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
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柵
柯推蝦蟇車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
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旣頻戰挫衄賊帥任約
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勲行賞以僧
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

命僧辯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兵攻郢卽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尅子仙使其黨時靈護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尅景旣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感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老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朱遙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卽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僞儀同范希榮盧暉略尚據湓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

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軍齊集得時更進頃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舉僧辯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仍率大將百餘人連名勸世祖卽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見從並蒙優答事見本紀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率銳卒輕舸襲南陵鵲頭等戍至卽尅之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先倜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旣至湓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爲其文曰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勛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陵蹙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

靈剗肝斷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尸不謂爲酷高祖非食卑宮春秋
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丕守鴻名於景何
有復加忍毒皇枝纏抱已上總功以還窮刀極俎旣屠且鱸豈有
率土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況
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諱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
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
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
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身尚在京
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相國嗣
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已讓物
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
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

霑襟辭色慷慨及王師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
於岸挑戰又以鵠舫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
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
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
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卽督諸軍公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
作連營以逼賊賊乃橫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
於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遊魂貫盈已稔逋誅送死欲爲
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卽遣彊弩二千張攻賊西面兩城乃
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
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於是景散兵
走告僧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採柶失火燒太極殿
及東西堂等時軍人鹵掠京邑剝剔士庶民爲其執縛者袒衣不

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頭至于東城緣淮號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僧辯命侯瑱裴之橫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辯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僞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瞿弘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都尅定世祖卽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尚書令鼓吹並如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盡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深

以爲慮乃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辯上就驃騎將軍宜豐侯南征

僧辯因督杜崩等衆軍發于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爲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世祖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爲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誠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輿驃騎循并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壘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直進逕趨僧辯時杜崩杜龕並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

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牀不爲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
因卽斬之賊乃退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琳爲辭朝廷若
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于時衆軍並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
上流內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于江陵
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
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于江陵旋鎮建業是月居少時復回江陵
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又
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時陳霸先鎮建
康旣聞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卽詔僧辯次于姑熟卽留鎮焉先命
豫州刺史侯瑛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北寇徵吳郡太
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瑛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
衆軍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贊俊遂賢稱于秦典

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曜俯佐弘圖使持節侍中司徒
尚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將軍揚州刺史承寧
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行爲士則言表身文學貫九
流武該七略頃歲征討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
實兼夷險宜其變此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加太尉
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丁母太夫人憂世祖遣侍中謁者監
獲喪事策諡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
衆據東關退保合肥灤湖西因娶以爲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
緩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入謝罪世
祖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
往詣問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深相責
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

孫及僧辯尅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也及旣薨殞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勲業隆重故喪禮加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命尚書左僕射王裒爲其文曰維爾世基武子族懋陽元金相比映玉德齊溫旣稱女則兼循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教貽俎豆訓及平原楚發將兵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家刑國顯允其儀惟民之則反命師旅旣修我戎補茲袞職奄有龜蒙母由子貴亶爾斯崇嘉命允集寵章旣隆居高能降處貴思沖慶資善始榮兼令終崦嵫旣夕蒹葭早秋奔駟難返衝濤詎留背龍門而西顧過夏首而東浮越三宮之遐岳經三江之派流鬱鬱增嶺浮雲蔽虧滔滔江漢逝者如斯銘旌故旄宇殿遺碑卽虛舟而設奠想徂魂之有知嗚呼哀哉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

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別敕僧辯云黑泰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陝之衆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懸也僧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等爲後軍處分旣畢乃謂膺云秦兵驍猛難與爭銳衆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尚有飢色況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尅龐涓時也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卽梁主位僧辯預樹立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嗣因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建業武陵彎弓巴漢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齊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尚況我隣國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

宗祐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大皆畢寇虜乃睨南顧憤歎盈懷卿臣子之情念當鯁髮如聞權立支子號令江陰年甫十餘極爲沖藐梁疊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由寧氏幹弱枝彊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濟物以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亡拯墜義在今辰扶危嗣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彼國便詔上黨王渙總攝羣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掃寇逆清河王岳前救荆城軍度安陸旣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江左今轉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彼羣帥部分舟艦迎接今王鳩勒勁勇并心一力西羗烏合本非勅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今者之師何往不尅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貞陽承齊遣送將屆壽陽貞陽前後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陽高渙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率衆拒戰敗績僧辯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啟曰自秦兵寇陝臣便營赴援纔及下船荆城陷沒卽遣劉周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勲豪初並同契周旣多時不還人情疑阻比册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侯瑱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真跡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泰若一朝仰違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永絕中興伏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略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吝請抑別使曹冲馳表齊都續啟事以聞伏遲拜奉在促貞陽答曰姜嵩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祐至於在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宜具公旣詢謀卿士訪逮藩維咨泝往來理淹

旬月使乎屈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囑上黨王陳兵見衛欲叙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卽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上黨王深目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討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人盟出質有自來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人曹冲奉表齊都卽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叙言汜水之陽預有號懼僧辯又重啟曰員外常侍

姜曷還奉救伏具動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隣國卹災救難申此大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賴今軟不忘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艫舳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宮丹陛候六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晉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昌之議國祚旣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節報厚施于大齊勦力展愚效忠誠於陛下今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啟以問僧辯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貞陽又答曰王尚書通奉啟以問僧辯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堂山明珠無累胸懷志在匡救豈非勛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慙歎之懷用忘典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寧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冲質之危何代無此

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
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婦皇胃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
明所殛覽令所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
旣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
不相感正爾迴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
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爲
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遙觸目號咷僧辯使送質于鄴貞
陽求渡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
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于
江寧浦貞陽旣踐僞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
悉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與諸將議因自
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建康於是水軍到僧辯常處于石

頭城是日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
與其子顗遽走出閣左右心腹尚數十人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
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顗下就執霸
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
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長子顗承聖初歷官至侍中初僧辯
平建業遣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顗屢以爲言僧辯不聽竟及於
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顗督城內諸軍事荆城陷顗隨王琳入齊
爲竟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陳旣平淮南執琳殺之顗
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顗弟頒少有志節
恒隨從世祖及荆城陷覆沒于西魏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
任及尅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勲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

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梁書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九

魏世宗 魏世宗 魏世宗

書卷四十六

魏世宗 魏世宗 魏世宗

列傳第四十

胡僧祐

徐文盛

杜崩

兄弟安 兄弟安 兄弟安

陰子春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願上封事高祖器之拜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使戍項城城陷復沒于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得還國除南大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晏必強賦詩文辭鄙俚多被譏謔僧祐怡然自若謂已實工矜伐愈甚晚事世祖爲鎮西錄事參軍族

景亂西沮蠻反世祖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荆陝圍王僧辯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擬朱一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至楊浦景遣其將任約率銳卒五千據白塔遙以待之僧祐由別路西上約謂畏已而退急追之及於南安芋口呼僧祐曰吳兒何爲不早降走何處去僧祐不與之言潛引却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擊約大破之擒約送于江陵侯景聞之遂遁世祖以僧祐爲侍軍將軍徵還荊州承聖二年進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西魏寇至以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爲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前俄而中流矢卒時年六十三世祖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內外惶駭城遂陷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爲將父慶之天監初率千餘人自北歸款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高祖甚優寵之大同末以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羣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篡相尋前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間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祖嘉之以爲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授以東討之略於是文盛督衆軍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久之世祖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並授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約大敗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侯景

聞之乃率大眾西上援約至西文盛不敢戰諸將咸曰景水軍
進又甚飢疲可因此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
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眾咸
憤怨杜幼安宋逴等乃率所領獨進與景戰大破之獲其舟艦以
歸會景密遣騎從開道襲陷郢州軍中兇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荆
州世祖仍以爲城北面都督又聚賊汚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之
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既失兵權私懷怨望世祖門之乃以獄時
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
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遽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杜崩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
焉祖靈啟齊給事中父懷寶少有志節常邀際會高祖義師東下
隨南平王偉留鎮襄陽天監中稍立功績官至繞猛將軍梁州刺

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內附懷寶復進督華州值秦州
所部武興氏王楊紹反懷寶擊破之五年卒於鎮崩卽懷寶第七
子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釋褐廬江驃騎府中兵參軍世
祖臨荊州仍參幕府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荆
州世祖以與之有舊密邀之崩乃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龜等夜歸
于世祖世祖以爲持節信威將軍武州刺史俄遷宣毅將軍領鎮
蠻護軍武陵內史枝江縣侯邑千戶令隨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
陵會景來攻數十日不尅而遁加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公增邑
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銳
左右衝突崩從嶺後橫截之景乃大敗東奔晉陵崩入據城景平
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軍南江州刺史增邑千戶是月齊將
邢一作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遠於秦郡王僧辯令崩赴援陳霸先亦

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霸先令彊弩射元建衆却崩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而遁時世祖執王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沙反世祖徵崩與王僧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陷其二壘納等走保長沙崩等圍之後納等降崩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硤口至卽破平之於是旋鎮遭疾卒詔曰崩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源寔聞清靜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謚曰武崩兄弟九人兄嵩岑從岌疑獻岸及弟幼安並知名當世

岍字公衡少有武幹好從橫之術太清中與崩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邑一千戶岸因請襲襄陽世祖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尅岳陽至遂走依其兄獻於南陽獻時爲南陽太守岳陽尋遣攻陷其城岸及獻俱遇害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太清中與兄崩同歸世祖世祖以爲雲麾將軍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邑一千戶令與平南將軍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命率精甲一萬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遇景將任約來逆遂與戰大敗之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傳首江陵乃進軍大舉因與景相持別攻武昌拔之景渡蘆洲上流以壓文盛等幼安與衆軍攻之景大敗盡獲其舟艦會景密遣裴陷郢州執刺史方諸等以歸人情大駭徐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遂降于景景殺之以其多反覆故也

龔崩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亦太清中與諸父同歸世祖

世祖以爲持節忠武將軍鄖州刺史廬縣侯邑一千戶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辯討河東王平之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將旬不尅而遁遷太府卿安北將軍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江夏圍其城景將朱子仙棄城遁龔追至楊浦生擒之大寶三年衆軍至姑熟景將侯子鑒逆戰龔與陳霸先王琳等率精銳擊之大敗子鑒遂至于石頭景親率其黨會戰龔與衆軍奮擊大破景景遂東奔論功爲最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益封一千戶承聖二年又與王僧辯討陸納等於長沙降之又征武陵王於西陵亦平之後江陵陷齊納貞陽侯以紹梁嗣以龔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又除鎮南將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溧陽縣侯給鼓吹一部又加散騎常侍鎮東大將軍會陳霸先襲陷京師執王僧辯殺之龔僧辯之壻也爲吳興太守以霸先旣非貴素兵又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經心及爲本郡每以法繩其宗門無所撓捨霸先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龔乃據吳興以距之遣軍副杜陵攻陳蒨於長城反爲蒨所敗霸先乃遣將周文育討龔龔令從弟北叟出距又爲文育所破走義興霸先親率衆圍之會齊將柳達摩等襲京師霸先恐遂還與齊人連和龔聞齊兵還乃降遂遇害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高祖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高祖隣居少相友善嘗入高祖卧内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高祖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高祖每有求索如外府焉及高祖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天監初起

家宣惠將軍西陽太守普通中累遷至明威將軍南梁州刺史又遷信威將軍都督梁秦華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太清二年討峽中叛蠻平之徵爲左衛將軍又遷侍中屬侯景亂世祖令子春隨領軍將軍王僧辯攻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恒冠諸軍頻敗景值郢州陷沒軍遂退敗大寶二年卒於江陵孫顯少知名釋褐奉朝請歷尚書金部郎後入周撰瓊林二十卷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塞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徇節殞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不能終其成名爲不義也杜崱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勲庸顯著卒爲中興功臣義哉

梁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

魏世宗
氏書

梁書卷四十七

魏世宗
氏書

列傳第四十一

孝行

滕曇恭

沈崇僚

荀匠

庾黔婁

吉玢

甄恬

韓懷明

劉曇淨

何炯

庾沙彌

江紉

劉霽

褚修

謝蘭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爲大有國之所
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孝治之術斯著
而淳和比屋罕要詭俗之譽潛晦成風俯列
蓋無幾焉今採綴以備遺逸云爾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
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
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

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

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絮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

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

佛像及夾侍之僧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

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

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爲曾子天監元年陸璣奉使巡行風俗

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

居喪未及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匍伏棺上以身蔽火

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床

寢母爲猛獸所搏女號叫羣獸獸毛盡落行十數里獸乃棄之女

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太守蕭琛賻焉表言其狀有詔旌其門

閭

沈崇僚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僚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傭書以養母焉齊建武初起家爲奉朝請永元末遷司徒行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惔辟爲主簿崇僚從惔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崇僚之瘞所不避雨雪倚墳哀慟每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塋焉旣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塋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高祖聞卽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僚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塋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爲再塋之始雖卽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使今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得爲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恒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縣卒時年三十九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也晉大保勗九世孫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

負外散騎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爲安

卒於官凶問至匠號

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旣而奔喪母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闋兄斐起家爲鬱林太守征徭賦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旣至家貧不得時塋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體枯槁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

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卽吉毀賴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竟以毀卒於家時年二十一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名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獸暴黔婁至獸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遭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其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旣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卽位將起之鎮軍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闋除西臺尚書儀曹郎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爲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攜持喪柩歸鄉里還爲尚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其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廼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

吉粉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粉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

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粉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粉乃撻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粉請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纆備列官司厲色問粉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粉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稚穉唯因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冒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知粉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

年苦求湯鑊粉對曰凡鯢鰠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齋粉但囚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瞋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粉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粉弗聽曰粉求代父死歟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粉有覩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置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暮月風化大行自雍還至郢湘州刺史柳悅復召爲主簿後鄉人裴儉丹陽尹丞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粉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粉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父標之州從事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已欽賢寤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旣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

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膺俱師事南陽劉孔仁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孔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卽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虞丘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

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

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

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

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旣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舊人也祖元真淮南太守居郡得罪父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爲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

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殮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夜哭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朞而卒何炯字士光廬江潯人也父搏中大夫炯年十五從兄胤受業一朞並通五經章句炯白皙美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社在目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郎出爲永康令以和理稱還爲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不飾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由藉地腰脚腫竟以毀卒

庾沙彌穎陰人也晉司空冰六

孫父佩玉輔國長史長沙內史

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旣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解衰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歛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丹陽郡累遷寧遠錄事參軍轉司馬出爲長沙令卒

江紉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舊光祿大夫紉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紉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

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經第三叔祿與艸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藉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敕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南州召爲迎主簿純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經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工員郎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敵相篤勵學旣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稍遷宣惠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內記室出補西昌相入爲尚書主客侍郎未朞除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還爲建康正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服未終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杳在文士傳敵在處士傳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天監中歷官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爲湘東王國侍郎稍遷輕車湘東府行參軍並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限內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

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傅安八世孫父經中郎諮議參
軍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蘭先飯蘭曰旣不覺飢彊食終
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
匹因名之曰蘭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
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
後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權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
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蘭獻頌高祖嘉之因有詔使製北兗
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太清元年遷
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使於魏會侯景舉地入附境上交兵蘭母
慮不得還感氣卒及蘭還入境爾夕夢不祥且便投効馳歸旣至
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彊勸
以飲粥蘭初勉彊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儀臨而卒時年三
十八蘭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爲之節
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
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
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炯江紉謝蘭者亦一子之志歟

嚴植之

賀場

司馬鈞

卞華

崔靈恩

孔叡

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血遂以毀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傅安八世孫父經中郎諮議參
軍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覺飢強食終
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
匹因名之曰蘭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誦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
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嘗抑之服闋
立吳縣教習為著隆墨客而蘭至孫撫蘭香亦行於其縣外其
縣平豈不暇臨雖蘭將赴葬蘭反視蘭去主歸蘭習書術並暇
又蘭果由由升晉望外曾令蘭賦製承奉後近康樂木人口並血
更蘭曰吾不辭毀不熱赴葬其葬則其葬也蘭不辭毀其葬也
平人蘭撫蘭著類事蘭撰木蘭蘭夕夢不祥且便投効馳歸既至
以知蘭蘭撫蘭之木蘭不辭毀其葬也蘭不辭毀其葬也蘭不辭毀其葬也

梁書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二

儒林

伏曼容

何佟之

范縝

嚴植之

賀瑒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大史叔明

孔子祛

皇侃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爲列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後仍尚玄虛之學爲儒者蓋寡時荀顗摯虞之徒雖刪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艸創日不暇給以迄于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棄也忽諸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疇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賀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卽除爲吏十數月開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又遷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國君臣在教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聞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敷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於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姑就業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

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縝有舊名於世爲時儒者嚴植之賀瑒等首膺茲選今並綴爲儒林傳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涓晉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侗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表奏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入拜尚書外兵郎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初爲通直散騎侍郎承明初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今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義既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薨遷中書侍郎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以曼容舊儒名拜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時年八十二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在良吏傳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潯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劭之宋貞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時太尉王儉爲時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頻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尚書祠部郎齊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佟之而已佟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於世歷步兵校尉

國子博士尋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馬永元末京師兵亂終之常
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興初拜驍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
以終之爲尚書左丞是時百度艸創終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
監二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贈官
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義百許篇于朝隱朝
晦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璩之中書
郎父濛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末弱冠聞沛國劉瓛聚衆講
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羣而勤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
去來歸家恒芒屨布衣徒行於路瓛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門聊
無恥愧旣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
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起家齊寧蠻主

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
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
將命皆著名隣國于時竟隋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建武中
遷領軍長史出爲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于南州義軍至縝墨
經來迎高祖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縝爲晉
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視事四年徵爲尚書左丞縝去還
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仕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
相友至是亮被擯棄在家縝自述王亮志在權軸旣而所懷未滿
亦常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時云後竟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初
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
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
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

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
縝退論其理著神滅論曰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
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
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
形神相卽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
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
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
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
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
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
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旣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

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

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

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

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

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

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

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

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

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

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

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

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

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

矢答曰死者如水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

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

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

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

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

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

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

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

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

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

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

變為灰者之骨骼

豈不從生而有灰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

曰榮木變為枯木

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

枯體卽是榮體絲

體變為縷體縷體卽是絲體有何別焉答

曰枯卽是榮榮卽是

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

變為枯木以榮卽枯無

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

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

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

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

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歟

而生者必歟而滅漸而

生者必漸而滅歟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

生者動植是也有歟有

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卽是神者手等亦是

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

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

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

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爲

一爲異答曰知卽是慮

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

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

一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

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

共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

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

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

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

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

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

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

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

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

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

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

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

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

假寄於他分也答曰眼

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

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

之情寄王乙之軀李景之性託趙丁之體

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

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

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

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

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助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真極理無有二而丘且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驂騮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旣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哉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

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
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墮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
勝聲尚擁帷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
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
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壘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
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
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論出朝野誼諱子良集僧難之
而不能屈鎮在南累年追還京旣至以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
文集十卷子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胥有口辯大同中
常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還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王讀出
爲鄱陽內史卒於郡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騎常侍植之少善

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

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

後得風冷疾乃止齊永明中始起家爲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

國右常侍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送喪墓

所爲起冢塋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員外郎散騎常侍尋爲

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板後軍騎兵參軍事高

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

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湖溝生徒常百數植之

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

七年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旣

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焉植之性仁慈好陰德雖在

閭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之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

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植之爲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卧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旣危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瓛還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遭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爲太常丞有司舉治賓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筵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瑒悉禮舊事時高祖方

制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問卒于館時年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起家晉安王國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湘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郎尋除秣陵令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民吏所德尋加貞威將軍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性至孝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大同六年卒官時年六十二弟季亦明三

禮歷官尚書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黃門郎兼著作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驃騎將軍譙烈王承七世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彊力專精深爲瓛所器異旣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爲本州治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季荆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薨京邑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吊令二王諸子宜

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吊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綃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旣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旣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

儻其服者止卿大夫等

一作

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

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
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
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
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
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
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
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旣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
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
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
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
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

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
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
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
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
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
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
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
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
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累遷王府諮議權知左丞事尋除尚書
左丞出爲始興內史卒官子壽傳父業明三禮大同中歷官尚書
祠部郎出爲曲阿令

卞華字昭丘濟陰宛句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公壺六世孫父倫

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既長徧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起家齊豫章王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軍天監初遷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遷尚書儀曹郎出爲吳令卒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先在北仕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

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荅靈恩世並行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該通義例當時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善焉出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出爲明威將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四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歷官國子助教三爲五經博士遷尚書祠部郎出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子儼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諡之後也諡沒死冉閔之亂晉中原舊族諡有後焉廣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初拜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始安太守坐事免頃之起爲折衝將軍配千兵北伐還拜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遷員外散騎常侍博士如故出爲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又爲武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並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

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遠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此日時聞講肆羣儒劉品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卽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爲華容令還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啟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子文阿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爲五經博士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丁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

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絕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州携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三

孔子社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爲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徧聽者常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受敕撰梁官啟子袞爲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又雲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袞檢閱羣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袞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廸日執經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袞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也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侃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頒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侃旣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於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力荒旣逢平

定自致光寵若夫崔伏何嚴互有焉曼容終之講道於齊季不爲
時改賀瑒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力諸子
各盡之矣范縝墨經傲倖不遂其志宜哉

梁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二



梁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到沆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

弟肩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吳均

昔司馬遷班固書並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竝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譙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爲文學傳云

到沆字茂灌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彥之宋將軍父攜齊五兵尚書沆幼聰敏五歲時撫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旣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齊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爲太子沆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時高祖譙華元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二刻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沆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溉洽竝有才名時皆相代爲殿中當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不自伐不論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友善其年遷丹陽尹丞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傷惜

焉詔賜錢二萬布三十匹所著詩賦百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太中大夫
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嘗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竝
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
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
復爲殿中郎遷車騎錄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爲驃騎王
簿甚被禮遇時勸進宋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阼拜散騎侍
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
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三年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
稱職爲有司所糾高祖愛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
北伐遲爲諮議參軍宏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
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年四

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勔宋司空又愐齊太子中庶子苞四歲
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叔父俊繪等竝顯貴苞母
謂其畏憚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
悲無有他意因而歔歔母亦慟甚初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
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實諸父未幾而皆畢繪常
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爲司徒從事中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
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王簿仍遷王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
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郎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
久之爲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侯自高祖卽位引後進文學
之士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
張率竝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途有前後其賞賜不殊天監

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如其罪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義師尅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陽國建以峻爲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郢州兼都曹參軍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楊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辭多不載

庾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旣長清警

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荊州召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史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子隆尋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史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爲撫軍引爲行參軍兼記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爲民吏所稱天監初爲建康獄平遷尚書工部郎待詔文德殿出爲湘州別駕遷驃騎錄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爲美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黃門侍郎舍人中正竝如故出爲官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爲通直郎詔除鴻臚卿復領荊州大中正卒官時年四十八文集十卷弟肩吾

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並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旣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旣殊比

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旣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

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
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
甫翠履之人望閭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
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變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
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斷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
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
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一共商推
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雖黃有別使
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
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太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太宗卽位以肩吾
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蕃竝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
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起

江陵未幾卒文集行於世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實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
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竝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
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莊義旣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
淹早稱賞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尋
除無錫令歷爲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
晉書注于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
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
十卷文集十卷子緇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大同中爲尚書祠部
郎尋去職不復仕緇弟緩字含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
時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征南湘東王中錄事
復隨府江州卒

何遜字仲言東海剡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員外郎父
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
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
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合清濁中今古見之何
生矣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
其爲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
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州遜猶掌書記還
爲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威廬
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
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
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時有會稽虞騫工爲五言詩名
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淹並爲

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
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歸亦工爲詩遜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

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

嶸與兄岍弟嶼並好學有

思理嶸齊永明中爲國子生明周易衛

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

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

參軍出爲安國令永元末

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

不暇給嶸乃言曰永元肇

亂坐弄天爵勲非卽戎官以賄就揮一

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

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旣纓組尚

爲臧獲之事職唯黃散猶

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

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

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

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

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僞雜儉楚應在

綏附正宜嚴斷祿力絕其

効正直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衆

口敕付尚書行之遷中軍

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

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

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

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

噪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選西

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品

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其序

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

情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

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

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

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

頌厥義變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

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

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

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

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

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

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

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

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

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

文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

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

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

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

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

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

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

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

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

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

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

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

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

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

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

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

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

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

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

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

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此皆五言之冠

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

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

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

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

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遣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此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忠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

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騁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嶸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竝汎朱紫相奪誼譁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况八紘旣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輟議

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遊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頃之卒官阮
字長岳官至府參軍建康平著良史傳十卷嶸字季望永嘉郡丞
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徧略嶸亦預焉兄弟並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湛後也高祖凝晉征西府
參軍宜都太守興嗣世居姑熟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餘載遂博
通記傳善屬文嘗步自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
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
朓爲吳興太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
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嶸素相賞好禮之甚厚高祖革命
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
其年河南獻僂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爲賦高祖以興嗣爲
工擢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

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
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十字並使興嗣爲文
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滿復爲員外散
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興嗣兩手先患風
疽是年又洙瘍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手疏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
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爲給
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啟興嗣助焉普
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
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惔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
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建安王偉爲揚州

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江州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翻並工屬文爽齊永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爲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爲晉陽令坐事繫治作鰥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洪爲建陽令坐事死謫官至王國侍郎並有文集

梁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三



梁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四

文學下

劉峻

劉沼

謝幾卿

劉騶

王籍

何思澄

劉杳

謝徵

臧嚴

伏挺

庾仲容

陸雲公

任孝恭

顏協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內史峻生期月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爲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藝其髮旣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

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遙欣爲豫州爲府刑獄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之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書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荊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篋使抄錄事類名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多被引進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峻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曰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大目因言其略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髦傑豈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鑒

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
天闕紛綸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褐冠甕牖必
以玄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讓咋異端俱起蕭遠
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通
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
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
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虞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
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則謂
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
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
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簡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助之
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隨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

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
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
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
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次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代
有沛國劉瓛瓛弟璉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
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岷玉亭亭高竦不雜風
塵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
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
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
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
與皂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
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

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衆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惑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嚙頤頰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族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獸奮尺劍入紫微

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電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額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燭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乎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

鸞不接翼是使渾沌橈杙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其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唇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寓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存

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情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其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儷聽雲和之琴瑟此牛八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

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
識其不由智力逃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
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
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
再反峻竝爲申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
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
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
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
從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
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
而西靡蓋山之臬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劔空壘有恨如何其論文
多不載峻又嘗爲自序其略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

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
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
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妾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
輒輒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
長戚戚無權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
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湫
此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乏殘蕙於而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
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
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叙遺之好事云峻居東陽吳會人士
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興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旣
長博學仕齊起家奉朝請冠軍行參軍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

室參軍秣陵令卒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曾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超宗齊黃門郎竝有重名於前代幾卿幼清辯當世號曰神童後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渚幾卿不忍辭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沈溺及居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辨無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既長好學無有文采起家豫章王國常侍累遷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無出爲寧國令入補尚書殿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初除無郎尋爲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爲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徙爲散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

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嘯爲有司糾奏坐免官尋起爲國子博士俄除河東太守秩未滿陳疾解尋除太子率更令遷鎮衛南平王長史普通六年詔遣領軍將軍西昌侯蕭深藻督衆軍北伐幾卿啟求行擢爲軍師長史加威戎將軍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竝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交野旣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岵無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

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
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遙更謂修夜爲促嘉會難常搏雲易遠言
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栖關匪商
官關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爲
資徒以老使形疎疾令心阻沈滯牀簟彌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
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卽以任命爲膏酥寧鏡照形
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栖接輿高舉
遜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縈
悲玄壤恨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歡同遊豫使夫
一介老圃得適虛心末席去日已疎來侍未屏連劒飛鳬擬非其
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
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公府祭酒主
簿皆幾卿獎訓之力也世以此稱之幾卿未及序用病卒文集行
於世

劉騶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
騶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
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騶所定也天
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舍曹參軍出
爲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
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騶乃表言二郊宜與七
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騶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
子好文學深愛接之初騶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
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
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豈取騶與羣言雕

龍也夫宇宙絳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
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
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
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
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
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敷讚聖旨莫若汪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
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
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
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說羽尚畫文繡鑒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
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凡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
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又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

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
鮮觀衢路或臧否當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
或撮題篇章之意翹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疎略
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
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竝未能振葉以尋根觀濶而
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本乎道師乎
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
固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
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擣神性圖風勢苞會
通閱聲字崇贊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恪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
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
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叙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

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勗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人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凡案然勗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各僧碑誌必請勗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啟求出家先燔髻髮以自誓救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集行於世

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祐齊驍騎將軍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詠得燭甚爲約賞齊末爲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尚書三公郎廷尉正歷餘姚錢塘令竝以放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仲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還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尤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湘東王爲荊州引爲安西府諮議參軍帶作塘令不理縣事日飲酒人有訟者鞭而遣之少時卒文集行於世子碧亦有文才先籍卒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餘杭令思澄少勤學工文辭起家爲南康王侍郎累遷安成王左常侍兼太學博士平南安成王行參軍兼記室隨府江州爲遊廬山詩沈約見

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常請思澄製釋奠詩辭又典麗除廷尉正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勉舉思澄等五人以應選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稍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久之遷秣陵令入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舍人如故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竝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昭明太子薨出爲黟縣令遷除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卒官時年五十四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家賦擬荅司馬極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何子朗歷官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固山令卒時年二十四文集行於世

劉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祖乘人宋冀州刺史父懷一作慰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齊書良政傳杳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天監初爲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

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卽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卽命工書人題其贊於壁仍報杳書曰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歡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微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遊居之地休璉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旣爲警策贈賢從時復高奇解願愈疾義兼乎此遲比叙會更共申析其爲約所賞如此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櫟酒而作機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

虛言杳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捺里時卽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韋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竝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范曄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爲其傳識彊記皆此類也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爲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人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杳以疾陳解還除雲麾晉安王府參軍詹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之歎曰郊居以後無

復此作普通元年復除建康正遷尚書駕部郎數月徙署儀曹郎
僕射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潔人有饋遺
一無所受湘東王發敕褒稱之還除宣惠湘東王記室參軍母憂
去職服闕復爲王府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大通元年遷步兵校
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謂杳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厨之職政
爲不愧古人耳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太子薨
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焉仍注太子徂歸賦稱爲博悉
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高祖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
書侍郎尋爲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知著作如故遷爲尚
書左丞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五十杳治身清儉無所嗜好爲任不
自伐不論人短長又觀釋氏經教常行慈悲天監十七年自居母
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及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
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醊其子遵行之杳自少
至長多所著述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
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並行於世

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高祖景仁宋尚書左僕射祖稚宋司徒
王簿父璟少與從叔朏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
亦預焉隆昌中爲明帝驃騎諮議參軍領記室遷中書郎晉安內
史高祖平京邑爲霸府諮議梁臺黃門郎天監初累遷司農卿祕
書監左民尚書明威將軍東陽太守高祖用爲侍中固辭年老求
金紫末序會疾卒徵幼聰慧璟異之常謂親從曰此兒非常器所
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旣長美風采好學善屬文初爲安
西安成王法曹遷尚書金部三公二曹郎豫章王記室兼中書舍
人遷除平北諮議參軍兼鴻臚卿舍人如故徵與河東裴子野沛

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爲感友賦以酬之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再覽焉又爲臨汝侯淵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中大通元年以父喪去職續又丁母憂詔起爲貞威將軍還攝本任服闋除尚書左丞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晉安王諱爲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徵三人與議徵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四年累遷中書郎鴻臚卿舍人如武六年出爲北中郎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三十七友人琅邪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臧嚴字彥威東莞莒人也曾祖壽宋左光祿祖凝齊尚書右丞父稜後軍參軍嚴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初爲安成王司馬轉常侍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撫嚴之官

於塗作屯遊賦任時見而稱之又作七算辭亦富麗性孤介於人間未嘗造請僕射勉欲識之嚴終不詣遷冠軍行參軍侍湘東王讀累遷王宣惠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詣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嘗自執四部書目以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其博洽如此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監義陽武寧郡累任皆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遂絕寇盜王入爲石頭戍軍除安右錄事王遷江州爲鎮南諮議參軍卒官文集十卷

伏挺字士標父暉爲豫章內史在良吏傳挺幼敏寤七歲通孝經論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效謝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爲當時第

一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遷建康正俄以劾免久之入爲尚書儀曹郎遷西中郎記室參軍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靖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曰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句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況復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覩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廊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楊生沈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彌多踳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

牘兼翰紙繙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建不欲妄讚陳琳恐其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謠得之興牧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通娛腸悅耳稍從擯落宴處榮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丈員案三梧僅存故以道變區中情冲域外操彼絃誦責茲觀損追留侯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瞻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規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嘗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却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懷袂浩浩白水甯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已思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之仁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豫蒙其賁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絕迹幽野難矣誠非所希井丹高潔相如慢世尚復遊涉權門雍

容鄉邑常謂此道爲泰每竊慕之方念擁帚延思以陳侍者請至
襄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
事等昌菹謬彼偏嗜是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
孟公之知仲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蒲
葉勿用箋素多闕聊效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訶儻逢
子侯比復削牘勉報曰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也出處言兼語默
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
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睎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
駒邁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臆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
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節茲簪帶
寘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爲累爰悟滿則辭
多高蹈風塵長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肅條林野無人

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美用有殊
同今逃聽傍求興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恥鳥獸難
羣故當捐此薜蘿出從鸛鷺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才
慙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
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
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爲多幸但夙有風欬遊茲虛眩瘠類
士安羸同長孺簿領沈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
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
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
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縉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
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慙德儻成卷帙力爲稱首
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

其懸楊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宣蘇書不盡意挺後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懼罪遂變服爲道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還俗復隨王遷鎮郢州徵入爲京尹挺留夏首久之還京師太清中客遊吳興吳郡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知命先隨挺事邵陵王掌書記亂中王於郢州奔敗知命仍下投侯景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怨朝廷遂盡心事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內外景敗被執送江陵於獄中幽死挺弟樞亦有才名先爲邵陵王所引歷爲記室中記室參軍
庾仲容字仲容潁川馮陵人也晉司空冰六代孫祖徽之宋御史中丞父漪齊邵陵王記室仲容幼孤爲叔父冰所養既長杜絕人

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冰時已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挺冰子晏嬰爲官僚冰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迴用之勉許焉因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孝標亦爲府佐竝以彊學爲王所禮接遷晉安功曹史歷爲永康錢塘武康令治縣竝無異績多被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特降饒宴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參軍除尚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復持檢操久之復爲諮議參軍出爲黟縣令及太清亂客遊會稽遇疾卒時年七十四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

卷竝行於世

陸雲公字子龍吳郡人也祖闕州別駕父完寧遠長史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父倕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既長好學有才思州舉秀才累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於高祖召兼尚書儀曹郎頃之卽真人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俄除著作郎累遷中書黃門郎竝掌著作雲公善奕基常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高祖將用雲公爲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新製鱗魚舟形濶而短高祖暇日常汎此舟在朝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劉琨右衛朱異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年卒時年三十七高祖惜

之手詔曰從事黃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然可尅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匹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折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痛惋傷惜不能已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著標令弱年經目所覩殆無再問懷橘抱奈稟自天情倨坐列薪非因外獎學以聚之則一箸能立問以辯之則師心獨寤始踰弱歲辭藝通洽升降多士秀也詩流見與齒過肩隨禮殊拜絕懷抱相得忘其年歲朝遊夕宴一載于斯翫古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老夫記意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伊人弟遷職瀟湘維舟洛內將離之際彌見情款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岐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識慮昏悵久絕人世憑几口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有多愧京洛遊故咸

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爲遠近隔情襟素之中
豈以風霜改節客遊半紀志勞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
別永成異世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哀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
方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于之至
兼深家寶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曰增悲言以無次雲公從兄才
子亦有才名歷官中書郎宣成王友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先雲公
卒才子雲公文集竝行於世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孝恭幼
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徧
諷誦略無所遺外祖丘宅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
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爲司文侍郎兼中書通事舍
人敕遣製墓志寺刹下銘又敕撰高祖集序文並當羅自是尋掌

公家筆翰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留意每奏高祖輒稱善
累賜金帛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
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時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
少之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啟募兵隸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
正德舉衆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爲賊所攻
城陷見害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七代祖舍晉侍中嗣子祭酒西平靖
侯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荊州也以見遠爲錄事參
軍及卽位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
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
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
涉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荆

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
爲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存鞠養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者重
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遊於蕃府而已大同五年
卒時年四十二世祖甚歎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
多雅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協所撰晉仙傳五
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有二子之儀之推故早知名之推
承聖中仕至正員郎中書舍人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自全何哉
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邈等夷必興矜露大則凌曼侯王
小則慙蔑朋黨速已離訖啟自此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
放豈不獨世哉蓋恃才之禍也羣士值文明之運攜豔藻之辭無
鬱抑之虞獨過同時之患美矣劉氏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

罕言與
之非經意也

